

劇

說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

第二輯

9

劇

說

焦循著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第二輯

- 1 雲谿友議
- 2 本事詩 本事詞
- 3 詩人玉屑
- 4 帝京景物略
- 5 列朝詩集 小傳
- 6 書影
- 7 今世說
- 8 詞林紀事
- 9 劇說
- 10 小說叢考

劇 說

焦 佐 著

*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馬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

協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1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5.10 字數 82,000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85,000 定價 (7) 0.44 元

出版說明

清朝焦循編寫的劇說，是一部纂輯漢、唐以來一百五十餘家論曲、論劇的雜錄，包含了豐富的戲曲史料。這個集子記載了流傳在樂府、梨園、教坊、青樓、樂戶中的一些遺聞軼事，考查了一些故事來源，並綜合和比較地分析研究了一些古典劇、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結構，對戲曲方面某些問題的淵源與演變、脚色命名的由來和含義，也作了初步的探討。因此，本書可以使我們對於戲曲遺產的接受和欣賞得到很多基本的知識。

這個本子，是根據誦芬室讀曲叢刊本標點排印的。另外還做了一些校勘的工作（校文以圈標識附于所校文句之下）。但因焦氏原書徵引浩博，其間頗多目前難得之書，遍觀互校，事有所未許。尚請專家讀者指正。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三月

引用書目

樂府雜錄唐段安節

輟耕錄元陶宗儀

猥談明祝允明

莊嶽委談明朝應麟

穀塵山房筆塵明于慎行

雪麓漫鈔宋趙彥衡

暖姝由筆明徐光

紫桃軒雜綴明李日華

塵史宋王得臣

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

癸辛雜誌宋周密

都城紀勝宋耐得翁

教坊記唐崔令欽

名義考明周祈

道聽錄

復齋漫錄明許浩

近峯聞略明皇甫錄

應庵隨錄明羅鶴

國初事跡明劉辰

宋史新編明柯維騭

霏雪錄明劉綬

說圃識餘王元微

齊東野語宋周密

樂郊私語元姚桐壽

劇

說

水東日記明葉盛

彙苑詳註明王世貞

客座贅語明顧起元

警心錄

武林舊事宋周密

碧雞漫志宋王灼

嘉祐雜志宋江休復

懷鉛錄

聞見近錄宋王蒙

金樓子梁孝元皇帝

委巷叢談明田汝成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

河上楮談明朱孟震

筆談明張元良

谿山餘話明陸深

蝸亭雜訂徐又陵

眞珠船明胡侍

西河詞話毛奇齡

錄鬼簿元鍾嗣成

鐵圍山叢談宋蔡絛

知新錄王蒙

古杭夢游錄宋耐得翁

唐闕史唐高彥休

清波雜誌宋周輝

閒燕常談宋董弅

宙載明張合

錢塘遺事宋劉一清

書影周亮工

曠園雜志吳陳琰

曲藻明王世貞

留青日札明田藝衡

眞細錄

雕邱雜錄梁齊遠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

甌江逸志勞大輿

冬夜牋記王崇簡

南窗閒筆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街之

山居新話元楊瑀

春浮園偶錄明蕭士瑋

黎瀟雲語

邵氏閒見錄宋邵伯溫

詩辨坻

南濠詩話明都穆

大園索隱

閒中今古錄明黃溥言

在園雜志劉廷璣

茶餘客話阮葵生

聽雨筆記

天祿識餘高士奇

譚輅明張鳳翼

天香樓偶得虞兆麟

睽車志宋郭象

近事叢殘明沈瓚

芳畚詩話

堯山堂外紀明蔣一葵

劇

隨事諷諫

湧幢小品明朱國禎

歸潛志元劉祁

金陵瑣事周輝

古今女史趙世杰

玉壺清話宋釋文瑩

南園漫錄明張志淳

歸元鏡

詞苑叢談徐欽

酒邊瓊語王鑑

古夫于亭雜錄王士禎

亦巢偶記

曠園偶錄

四友齋叢說明何良俊

說

香祖筆記王士禎

游宦餘談明朱孟震

疑耀明張晉

貫餘齋筆記

西閣偶談喬鐸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

洞天元記明楊慎

聞見卮言

繭甕閒話

蕉窗雜錄宋稼軒居士

桐下聽然朱季美

秋田聞見錄

越巢小識

弇州史料明王世貞

明史稿 王鴻緒

毛西河先生傳 盛唐

程史 宋岳珂

寄園寄所寄 趙吉士

湖南搜奇

柳南隨筆 王應奎

浣水續談 明朱孟建

箸陂繼世紀聞

內省齋文集

明詩綜 朱彝尊

讀書堂文集

續筆談 明胡應麟

秦淮劇品 潘之恒

西京雜記 晉葛洪

甬上詩傳 李景堂

雙塵談 胡承謙

智囊 明馮夢龍

鮎埼亭續集全祖望

池北偶談 王士禛

說梔 明焦周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

臺閣名言 明張台

虎蒼明陳繼儒

菽園雜記 明陸容

錦繡萬花谷

詞旨 明梅鼎祚

宣和遺事

江湖紀聞 郭霽鳳

邱氏遺珠

雨村詩話 李調元

流寇長編

筠廊偶筆 宋肇

菊莊新話 史承謙

葦鄉贅筆 董含

板橋雜記 余懷

西樵野記 明保角

嫵媚記 元伊世珍

丹鉛錄 明楊慎

徐文長集 明徐渭

已瘡編 明劉下

露書 明姚旅

玉劍尊聞 梁繼祖

耳聞 明鄭仲夔

湖壖雜志 陸次雲

此木軒雜著 焦袁熹

礪房蛾述堂閒筆

西陂類稿 宋肇

極齋雜錄

宦游紀聞 明張誼

今世說 王暉

邊外聞見錄 陳鼎佐

見聞錄 徐岳

閒居筆記

葦航紀談 宋蔣津

操觚十六觀 陳鏐

諧史 明徐渭

談芬 明徐渭

夢焦詩話 游潛

劇說卷一

江都 焦循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嘉慶乙丑，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穀雨日記。

樂記云：『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獫狁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注云：『獫，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獫或爲優。』疏云：『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是狀如獼猴。』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又優旌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于大道。然則優之爲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動人之歡笑，與今無異耳。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後字依守山關本樂府雜錄加。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按今演戲，伶人呈戲目于尊客，以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

教坊記又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胆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按：今淨稱大面，其以粉墨丹黃塗于面，以代刻木，而有是稱耶？然戲中亦間用假面。

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爲二。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未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鬻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傩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于念誦，武長于筋斗，劉長于科汎，至今樂人宗之。』

名義考云：『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嘗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乃知

生、狴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似小兒啼。旦、狙也，獼狙也，莊子：獼狙狴以爲雌。淨、獼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狴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迹，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獼雜子女也。末，猶未厭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獼談云：『生、淨、丑、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閨闈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南戲出于宣和以後，南渡時謂之温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道聽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副戲、一副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語，生爲熟，丑爲好，旦爲夜，貼爲幫，淨爲鬧，末爲始，可也；若外爲內，則牽強矣。』

莊嶽委談云：『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文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堵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詭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又云：『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

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

○葩蓋本原作肥，今依守山閣本樂府雜錄改。

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

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復齋漫錄云：『張景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守、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人一見之，必指曰：『此參軍也。』當爲其罪矣。至于倡優爲戲，亦假爲之，以資玩笑，况眞爲者乎。』』

穀城山房筆塵云：『優人爲優，以一人幘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髻角敝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近峯聞略云：『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雲麓漫鈔云：『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娼、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至此。』

應菴隨錄云：『古之優人，于御前嘲笑，不但不避貴戚大臣，雖天子后妃，亦無所諱。如唐中宗時，內宴唱『回波詞』是也。』

暖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弦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名院本。』

國初事蹟云：『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于水。』

莊嶽委談云：『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丑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雖有衆樂，無暇雜陳矣。』

紫桃軒雜綴云：『張鉞，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菽園雜記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

宋史新編云：『理宗在位久，董宋臣、盧允升作夫容閣、蘭香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游宴。』

宋史樂志云：『女弟子隊，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裙，戴雲鬟髻，乘彩船，執蓮花。』
塵史云：『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
制，如人吏公袍倍加襴，俗所謂「黃義襴」者也。幘頭合帶牛耳者，今之優人，多爲此服。』

霏雪錄云：『宋高宗時，甕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年，其一曰：「甲子
生。」一曰：「丙子生。」優人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對曰：「餛飩子、餅子皆生，
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甕人。』

四朝聞見錄云：『韓用兵既敗，須髯皆白，莫知所爲。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
惱。問樊遲誰與取名，對以孔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曰：「漢高所命。」又揖樊
惱，曰：「誰名汝？」對曰：「樊惱自取。」』

說圖識餘云：『一伶人作不識字官，稱難做，吏曰：「官不過判耳，每判日，當先書案上，但依畫判
之。」從一日至三日，皆依畫判去，至四日不能，至五六日擲筆下走，曰：「做不成，一日難似一
日矣。」』

陸務觀云：『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宗施之優人。』

癸辛雜志云：『嘗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

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

齊東野語云：「女冠吳知古用事，內宴，演參軍，教坊輩請簽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鶯栗！」」
都城紀勝云：「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雜劇，或添二人，名曰裝孤老。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裝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戲也。」

輟耕錄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况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

筆塵云：「杜佑曰「窟𪛗子」，亦曰「傀磊子」，本喪雅也。漢末始用之于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𪛗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𪛗子」矣。」又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踞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卽翻金斗，翻金斗字義，起于趙